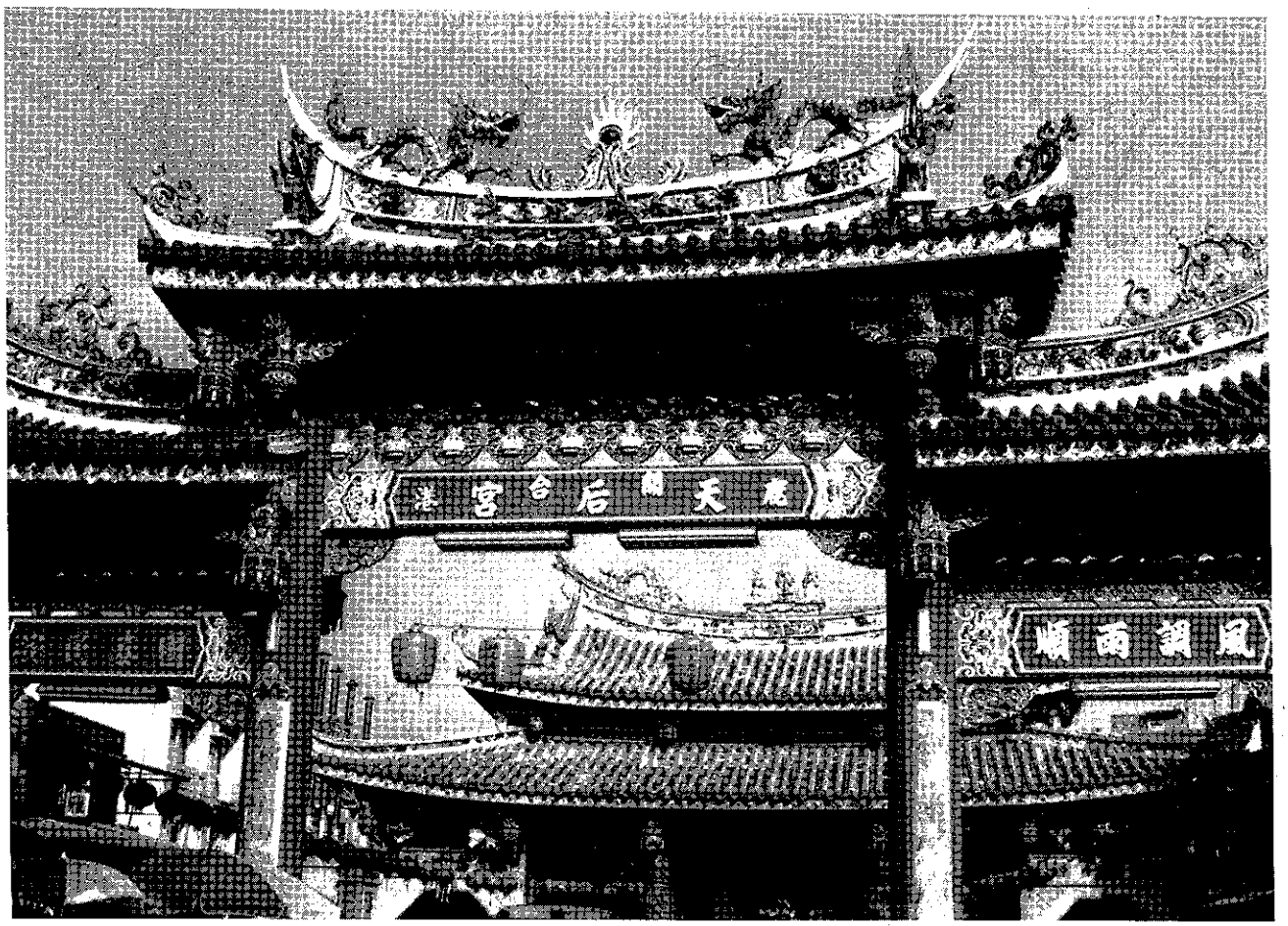



# 社會心理與民俗醫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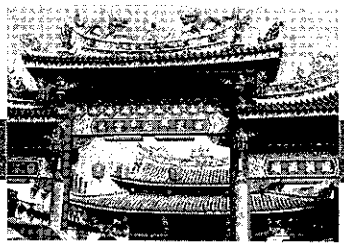
林煦

在台灣的三套醫療文化體系（西方醫學、傳統中醫、民俗醫療）中，民俗醫療著實扮演著極爲重要的角色，尤其在中下層社會。民俗醫療乃指一個民族對付疾病的方法，包括一般大衆所使用的超自然的、經驗的、不成交的、當地教育孕育出來的醫療觀念及行爲。是當地社會文化的產物。關於民俗醫療的種類，於杏園三十三期有專文詳細介紹，不擬贅述，本文僅就民俗醫療發生的本質及其形成過程，探求其與大衆社會心理的關係。

探求民俗醫療之思想本質，是源於一種巫術的醫療法。

巫術的形成，源於俗民文化中宇宙哲學的一部分。原始部落的不文明社會中，人們對一切發生於人世間的不幸事件，均用相同的原因來解釋。對人類不能理解的現象均以超自然的原因來解釋。「巫術」往往是族群社會的人民對這些超自然原因討論之後所下的結論。人們相信巫術是造成所有可以想像的不幸與疾病的動力。如果，你的穀子沒有長好；如果，你的子女患了重病；如果，你狩獵時運氣很差；如果，你的家人身體不適；如果，你的妻子難以相處；都可以懷疑巫術在作祟。甚至死亡，亦可認爲是巫術的結果。

英國社會人類學家艾恩・陸一士（Ioan M. Lewis），曾在東北非做過兩年的田野調查，在其所著的「社會人類學導論」中，有如下的一段



敍述：……事實上，查德人深信：人應該是不會死的。他們把令人悲嘆的死亡也歸咎於巫術……。如聖奧古斯丁（St. Augustine）所堅持的：人類最原始的時代既無邪惡也無死亡，因爲上帝沒有創造死亡，而死亡必然與「自然法則」不合。

**以法術的控訴來反擊巫術**

當探查到巫術的發生之後，人們採取法術的控訴來反擊巫術造成的不幸。乩童及道士在行使其醫療行爲之時，去除的是超自然中引人致病的病魔；去除病魔，病人即恢復健康，病魔的使人致病是巫術造成的結果，而乩童及道士的去病魔同爲一種巫術性質。我們舉幾個例子便可窺見這一層關係：1.驅邪：家中有災難或病人重傷不癒之時，請乩童到家作法驅邪。2.過水：道士向火禱告，再由乩童禱告，當木柴燒成炭火時，撒鹽，由乩童擅神輦衝過火堆，有病的信徒隨之過火，可消災治病，沒病的人隨之過火，可延年益壽保平安。3.進花園：道士吹角鼓、唸落獄探宮科咒，家人燒鼓仔紙。乩童手舞紮五色紙的甘蔗，做整修花園的模樣，可消弭病源。4.祭送：桌上放「老君印」、號角、法官審判犯人用的四角方木、法鈴、劍、鮮果。道士將病人姓名報告神明、燒金紙，舉行祭煞，將飯、小三牲、病人的替身、白虎置於竹籃內，一面唸祭煞咒，一面拿起老君印和替身等進入病人的房間，兩眼遍視病人，用刀割生茅草、麻蠅、白線，稱「割閹」，然後把竹籃拿到門外，根據道士所示，對準衝犯方向，拋棄供品給煞神吃，即可消災。祭畢後要收魂，向神祈求收回病人的靈魂。擲筊（聖筊即表神明同意），把衣服拿進病人房間，一面唸送神咒，一面由神明力量，驅逐病魔。

由上述例子中，不難發現部分民俗醫療的醫療行爲乃是一種抗巫術的復仇巫術。

**巫術是宗教嗎？**

在此，我們不禁產生一個疑問：巫術是否可歸類爲宗教的一部分？由現今社會民俗心理看來，巫術毫無疑問的已溶入宗教，社會人類學家視巫術爲邊緣的儀式，它與主要的道德宗教並存。

巫術的操作是機械性的；任何人只要學得巫術的公式及技術便可操作，其操作過程是固定的。人類學家James Frazer稱巫術是初民的科學，是依前邏輯（pre-logic）的因果關係來作的。而宗教的效力是看膜拜者內心的虔誠程度，宗教是比較藝術，比較客觀，比較因人而異的。宗教也不企圖以人爲動作來操縱外界，而是藉祈禱者內心的誠意來要求，祈求超自然的賜與。人是處於被動的及超自然的賜與。宗教是神秘力量的象徵儀式，而巫術是依比擬的原理而產生的，是一種因果律，支配超自然社會。

中國的醫學史，由最早的神農、黃帝到醫的始祖「巫彭」與「巫成」，一直在陰陽五行的前提下演化著，在傳統中醫緩慢的發展脚步中，民俗醫療是道地的巫醫史，也因爲如此，種下中國醫學始終在經驗哲學中打轉，不能解剖人體，探究病原，以致無法發展成現代醫學。

## 中國傳統精神醫學的背景文化

中國文明中，「醫」字始見甲骨，這個字從巫不從酉，及見當時巫風之盛。

**傳統醫學以陰陽五行爲基礎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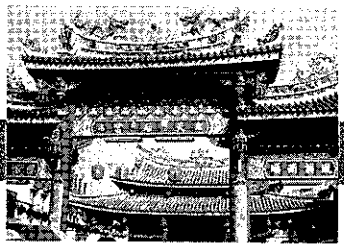
黃帝內經是秦漢時代的醫書，主以陰陽五行爲基礎。筆者試節錄「內經」中陰陽應象大論，由此中不難窺出，中國醫學不重實踐、觀察、實證的精神，而在經驗的、哲學的、義理的階段打轉，不能自拔。

黃帝曰：陰陽者，天地之道也，萬物之綱紀，變化之父母，生殺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。治病必求於本，故積陽為天，積陰為地。陰靜，陽躁；陽生，陰長；陽殺，陰藏；陽化氣，陰成形。寒極生熱，熱極生寒；寒氣生濁，熱氣生清，清氣在下，則生飧泄；濁氣在上，則生膜脹。此於陰陽反作，病之逆從也。

故清陽為天，濁陰為地。地氣上為雲，天氣下為雨；雨出地氣，雲出天氣。故清陽出上竅，濁陰出下竅；清陽發腠理，濁陰走五藏；清陽實四肢，濁陰歸天府。

◎譯文◎

黃帝說：陰和陽是天地的大道理，一切生物的總綱領，一切變化所由造成的原因，生死的主宰，精神的來源，凡是治病都應當從根本着手。天是由陽積累成的，地是由陰積累而成



。陰是靜止的，而陽是躁動的；陽生出來了，陰就會長起來；陽消滅了，陰就會收藏起來；陽（是躁動的，散布的，上升的，於是）變化成為氣體，陰（是靜止的，凝固的，下沈的，於是，變化成為形質。寒（陰）到了極點就會生熱（陽），熱到了極點就會生寒；寒氣（陰氣）會產生濁氣（陰氣），熱氣（陽氣）會產生清氣（陽氣）；清氣（應當在上，如果）反而在下，就會消化不良而發生腹瀉；濁氣（應當在下，如果）反而在上，就會發生腫脹的病。這就是由於陰陽倒置，使人不能順著陰陽而生活，於是疾病發生了。清輕的陽氣是天，濁重的陰氣是地。地的氣上升而成雲，天的氣下降而成雨；雨由地的氣上升為雲而產生的，雲由天的氣下降而產生的。（因為陽氣是上升的，所以）清陽由上面耳、目、口、鼻七竅出來；（因為陰氣是下沈的，所以）濁陰由下面前陰、後陰兩竅出來；（因為肌膚在人體的表面，表面是陽，所以）清陽向肌膚發散，（因為五臟在人體的裏面，裏面是陰，所以）濁陰走歸五臟。清陽（飲食的精氣）充滿四肢濁陰（飲食的形質即渣滓）走向六府。

由「黃帝內經」的經文看來，並沒有提及鬼神，內經中所表現的精神醫學觀，論其病因，亦以陰陽相生、相尅爲基礎：

帝曰：「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，登高而歌，或至不食數日，踰垣上屋，所上之處皆非具所能也，病反而能者何也？」岐伯曰：「四肢諸陽之本也，陽盛四肢實，實則能登高也。」帝曰：「其妄言罵詈，不避親疏而歌者何也？」岐伯曰：「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，不避親疏，不慾食，不慾食故妄走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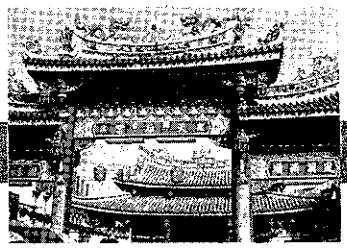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由於中國素來對心理疾病的解釋常訴諸直覺的恐懼，中國文化強調的某些禁忌亦影響其解釋的方式。認爲心理疾病是件羞恥的事，於是將病因歸咎於外來的因素（如惡靈侵入、犯沖、風水不好等），自然將精神醫學與宗教、巫術扯上關係。

既然相信有靈魂之說，又基於尋求保護的心理，於是家中擺設神像，禱祝神明，家人生病到廟中作法事、抽籤、改運，乃成爲中國民俗文化的一部分，代代傳衍。即使在工藝知識已大爲進步的現代，仍持續而殘存，或者以舊形式而供新作用，或者殘存於社會某一特殊階層之中。這種文化背景，不但使得民俗醫療，偏重超自然方向發展（註：民俗醫療的種類：1.超自然的。2.經驗的：偏方、秘方等。3.食物冷熱觀及家庭醫療法等一般民間醫療觀念。）也對中國社會心理產生重大的影響。清末義和團即是俗民文化使社會心理產生偏差的明顯例子。

### 義和團是集體催眠

義和團拳民自詡「得有神助，能避火炮」、「降神附體、刀槍不入」。以現代醫學觀點來說就是「催眠術」，其上法儀式，頗類似現在台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「乩童」的作用。其「降神附體」的儀式是：「凡子弟到壇，焚香叩頭設誓，則大師兄與以符籙，自備巾帶紮起，大師兄爲說咒上身，名曰上法。其人先倒地如臥狀，少時便起，向東南叩頭，次目瞪口吹，氣力俱提於上身，執刀兵亂舞，氣





力最大，一日練三次，法盡力完，則曰御法，便萎頓不堪，怯弱甚於常時。」當拳民進入神壇時，已經接受暗示，在催眠時，其人格解體，而認爲本身是神不是人。

拳民除催眠外，還有「符」的作用，符是用硃砂畫在黃表（一種黃色極薄的細紙，專爲敬鬼神之用）上，有把它頂在頭上，亦有佩在身上，甚至連表吃下去的，稱爲「吃符」，也有將符焚燒，將紙灰溶於水喝的，稱爲「喝符」。符的作用有兩種，一是心理的，認爲神力，深信神已附入身體，自身變成了神。既然是神，當然是刀槍不入，因此不會產生恐懼心理；另一是肉體的，就是藥力，據藥書「神農本草經」記載，硃砂可以「養精神，安魂魄，益氣明目，殺精魅邪惡鬼。」另一本藥書「本草備要」，則說硃砂能「鎮心、定驚、瀉熱，多服令人癡呆。」所以拳民吃符之後「登時形色改變，捧眉登目」、「其形如瘋」，所以在心理及藥力的雙重作用之下，人的正常各種意念消失，失去思考能力與知覺，唯催眠者的暗示存在。

有些人因理性特強，不易被催眠，義和團之教師便認爲其不可教而「斥之」，留下一些容易接受催眠的人，做爲拳民。催眠感性最高的是12歲到15歲的少年，故而拳民「年紀大都十二三歲」；或「皆十三、四歲小兒」。

## 中國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——廟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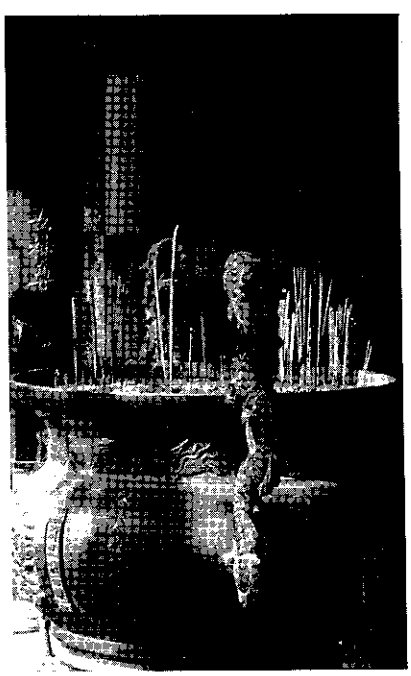
依「社會工作辭典」的定義，美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，乃是以一九四六年美國國會通過心理衛生法案（NMHA）爲依據，認爲心理衛生已成大衆健康的主要問題，因此，心理衛生中心的設立，乃在提供各社區居民所需的各項服務，包括住院、門診、急診醫療及巡迴醫療等，若無法提供上述服務，則「社區心理衛生中心」應擔任連繫協調的工作，俾始居民得以接受各心理衛生專業機構的服務。「社區心理衛生中心」的主要功能乃在提供民衆諮詢與輔導，並運用現行社會心理衛生專家之觀念，強調精神病因，改善社區環境，增進居民心理健康，訓練社區心理衛生人員，並適切注意潛在的精神患者，採取預防措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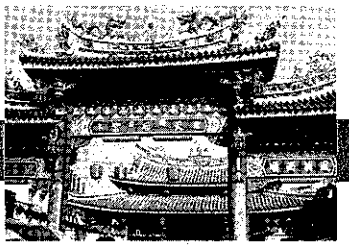
目前省衛生處所屬的社區衛生中心，乃依上述之定義而建立，出自純理性的思考及美國社會的觀點，然而其功能究竟比不上中國人虔誠膜拜、寄託心靈的大小廟宇。

細思之，這種傾向自是因爲廟宇重視中國文化中俗民文化的部分，緊靠人民的心靈。雖然，它提供的醫療往往是最不科學的，却能有效的推銷出去。

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衡道先生估計，全省廟宇約在九千座以上。今僅就與醫療文化有觀的廟宇加以介紹。然而，我們不得不注意，對國人來說「神是萬能」的，因此，不論那一尊神明，雖各司其職，但都具有賜福佑安的能力。

前文提及，傳統以來，將人世間一切的不幸與疾病，歸咎於神秘力量的攻擊，而中國醫學也一直受陰陽五行之說的影響，故而中國傳統醫學是不重實際，並且沒有生理及解剖之理論基礎。清代的王清任是中國解剖學的奇葩，鑑於傳統醫書的解剖圖錯誤甚多，便發誓把人體構造研究清楚，他曾說：「著書不明臟腑，豈不痴人說夢。治病不明臟腑，何異盲人夜行。」而中國傳統醫學，在思想方面有兩種矛盾，一爲尚古主義，或形式尊重主義。歷代醫家，尊奉古代經典爲絕對，如遇有臨症所見與古代經典不同，即以爲自己力量不足，經驗不夠，對古代經典的權威性却不敢有所懷疑。一爲保守主義，過份尊重傳統，拒絕新學說及新發明，以致後世的醫





學進步很少。

在這種先天的缺陷之下，人民健康得不到確切的保障，自然畏懼疾病的發生。民俗醫療長於解釋、安撫病人之心理，給與病人一個容易接受的發病原因，著重病人社會人際關係，權利義務之協調。在一個疾病橫行的社會，人心飄浮不定，此時乃需要超自然的力量，以安慰被疾病侵襲的原因。奉祀「藥王」、「王爺公」及「保生大帝」的廟宇於是興起。

### 藥王廟與十大名醫

藥王廟由三皇廟蛻變而來。所謂三皇即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元代貞年間（一二九五年），政府通令郡縣祀奉三皇。但到明代洪武四年（一三七二年）政府再通令天下郡縣，不得褻祀（原因不明）。但百年來，崇祀習俗已成，而且崇祀行爲直接關係民生疾苦，所以雖有禁令，亦難驟止。民間乃將之皇廟改爲藥王廟。

各地藥王廟所祀奉的神並不相同，大部份的藥王廟以韋慈藏及孫思邈。也有祀奉邳彤的，俗稱皮昶，也有祀奉扁鵲。南方各地則祀奉神農，且南方更有將藥王廟改爲醫王廟的。陰曆四月二十八日相沿爲藥王誕生之日，這一天藥舖都減價售賣，或施捨數藥。

藥王廟中除奉祀藥王之外，並有十大名醫配享。十大名醫的說法起源於元朝，盛行於明、清兩朝。政府規定的十大名醫僅限於黃帝之臣，根據張景的「醫說」及吉田宗恂的「歷代名醫傳略」，將十大名醫傳說敘述如下：

*俶貸季*　神農之臣，岐佰的老師。

*岐佰*　黃帝之臣，對草本之藥性十分熟悉，黃帝曾以他為師，現行的「黃帝內經」的內容，便是傳說中黃帝與岐佰的對話。

*鬼臾區*　名積，號大鴻，黃帝的大臣。黃帝曾與他對論五運陰陽之道。

*少師*　黃帝之臣，姓不詳，相傳曾與黃帝相問難。

*佰高、少兪*　黃帝之臣，輔佐黃帝，與黃帝詳論脈經，究盡義理。

*兪跗*　善於醫術，傳說他可以剖皮解肌用漱洗五臟來治病。

*桐君*　相傳曾撰寫「藥對」四卷，「採藥錄」論藥材的花葉形色。他「君臣佐使相須」的藥現觀，猶影響今日之中藥界。

*雷公*　號太乙，善醫術。

*為師皇*　黃帝時代的獸醫，對於馬的疾病很會診治。

雖然這十人定爲名醫，但民間藥王廟中祀奉的十大名醫却沒有一定。

### 瘟神——王爺公

王爺公是台灣的瘟神，民國二十六年時，台灣已有近五百所的王爺廟，各個王爺廟各有其姓，單體的比較少，多爲兩體以上同時祀奉，廟名亦隨之變異，如二王爺廟、三王爺廟、七王爺廟等。王爺公大部份只有姓氏沒有名字，以朱、池、李的三王爺最爲著名。

王爺廟的創建由「王爺船」來。

華南地區經常流行瘟疾，尤其明代之後，流行病愈來愈多。華南地區的人們迷信把疾病傳給別人，自己就可以痊癒，於是他們相信把瘟疫的起因——瘟王送到別處，即可防止其蔓延。於是設王醮、造王廟、送瘟王入海，王船漂流到的地方，也怕其作祟，於是起廟祀之，或更造王船送走，或焚燒。先民渡海到台灣，也把這種習俗帶過來。台灣的王爺廟多數附有乩童，以傳達王爺公的旨意，來達到驅邪驅病的目的。乩童的法術，有跳童、落地府、驅邪、進花園、貢王、脫身、法事、討嗣、過火等多種。

除了「藥王廟」、「王爺廟」之外，「保生大帝」是台灣民間祀奉的主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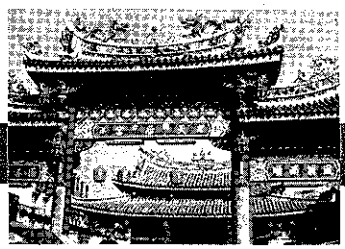
### 神話與保生大帝

保生大帝也叫大道公，又稱「吳眞人」，俗民叫吳本，泉州同安縣白礁人，於宋大平興國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於福建泉州府。早年資質不凡，長大後，延師授業、博稽較籍、舉凡天文、地理、禮樂、刑政等書，莫不心領神會，過目成誦；尤其對醫道更是潛心研究。傳說他在十七歲時，遊嵐崙山，見到西王母，留宿七日，授以神方濟世驅魔逐邪之術。

宋仁宗明道元年，福建省的漳泉——帶旱災，民衆得不到糧食，保生大帝神力廣大，調遣神將，運米救濟。二年後，漳、泉一帶又被瘟疾侵襲，死亡甚多，保生大帝又再度召神兵，祛癘鬼，驅雷擊魔，咒水甦民，治癒許多民衆。

相傳景祐三年五月，保生大帝修鍊成功，騎乘白鶴飛昇，時年五十有八。民間乃集資塑像立祠。

台灣保生大帝的由來可由「台北市志」的「風俗篇」「歲時行事章」的記載得知：「康熙三十八年，台地



瘟疫猖獗，醫者束手，漳泉移民，飛舟添海，奉大帝靈身及諸從祀神祇至南郡虔祀之，疫竟息；合議築祠西定坊，水旱祈禱皆應，於是各邑建廟獨盛。」

有關保生大帝的傳說，或爲神話，或爲穿鑿附會，這是一般神祇在民間建立崇拜的必有歷程。也由於這種力量形象的擴充，保生大帝在民間產生了某些安定的力量。

**民間信仰、民心類以爲繫**

台灣的廟宇除了提供民俗醫療的醫療行爲之外，最重要的是給予求助者安全感、歸屬感、信賴感的精神寄託處。因此民俗醫療乃由巫術的技術層面提昇爲宗教的心靈祈求。求助者以祈禱的方式，向神明訴說自己的困難、疑惑或希望，而獲得內心的安寧。

當人們心神不寧，情緒不穩定的時候，特別容易出錯，造成不好的後果，信徒向神明祈禱，獲得庇佑，就會心平氣和，很安神地處理自己的事情。而在面臨抉擇之時，亦可擲筊以祈求神明指點迷津。

生、老、病、死是人生四大痛苦，也是不可抗拒的命運。唯藉信仰的寄託與慰藉，提供人民一個心理衞生的諮詢機構。廟宇在這方面顯然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
## 民俗醫療的精神分析治療過程

現代醫學中，精神分析療法，最重視醫師與病人之間的微妙感情，也就是移情作用，透過病人的轉移，治療者宛如一面鏡子，把心病的緣由反射回去，使病人產生領悟。醫師與病人之間存在一種非常微妙的關係，若沒有移情，便沒有這種微妙的關係，這種使得醫師與病人能做到我替你想、你替我想的地步。這種關係一旦造成，就可以互相影響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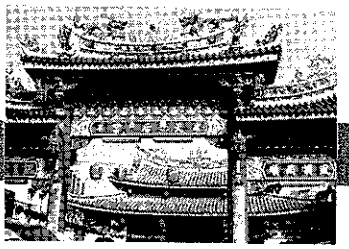
民俗醫療的治療方法由最初的病因論——診斷——治療——預後——預防，都是一貫的、有順序的、有因果關係在指導的，而非散漫無章、無意義的行動。

這一套超自然的治療方式，由於求助者（患者）與服務者（乩童、道士）之間的社會階層十分接近，溝通語言直接，潛意識更是認定了這一套醫療交流，根本不需「關係建立的技巧」，而彼此之間的關係已經建立。換言之，民俗醫療中，求助者與服務者的關係，早已由民俗文化教育培蘊著，不必訴諸刻意的安排，而那套必經的民俗儀式，信徒由童年經驗早已培養學習。因此醫病之間的互動，民俗醫療是相當成功的。

**濟公活佛的診療過程**

由下列的實例中，更可窺知民俗醫療與精神分析治療法的吻合之處：

從濟公處理病人的方式可以看出，濟公醫療行爲的重點並非置於生理，而是置於心理方面。濟公在詢問病情之後，以符合及求神來治療病人的生理症狀、濟公有時也會開中藥單。此後的重點在人生意義上，要病人放開心情，不要擔心，要積公德，到壇中來改運。這些心理慰藉的話多屬於「安慰效果」或「白藥效果」（placebo effect）。所謂白藥即當病人認爲吃下某藥會有效果，因此，給



病人吃下他認爲的藥，而主觀的感到藥效。在此病人確信「濟公」可以救人，依賴他必定可以平安順事，而兩者之共同信念是「符令」有治病的效果，再加上民俗的儀式，及濟公的訓誡，使得被治療者心靈上更爲安定。

有一位五十餘的男人，身體不好，被他太太扶著進來，坐在神案旁，面無表情，他太太在旁低聲向「濟公」（神壇的主治太夫，經降鸞儀式之後化身為濟公活佛，自稱「師阿」。降鸞儀式本處略之不提。）說話，濟公手一擺，說「我知道」，接著：

濟公問病人：你晚上睏得去抹？（睡得着嗎？）

執事重複濟公的話給病人聽。病人（沒反應，濟公再問：「睡得著嗎？」）病人的太太立即低低地向濟公說，濟公哦一聲：「會反眠？」（失眠）接著又說：「行行明德理，後腦會麻麻抹？」病人搖搖頭，他太太補上一句：「會昏昏的。」而濟公道：「麻麻和昏昏一樣，麻麻想東西就會昏昏。」接著，那位太太就說病人的眼睛不好，會痛。濟公把左手放在病人眼皮上，右手作「手咒」狀說：「行行明德明理，奉敕令——眼睛叁叁明德明理靈靈下萬歸，道理得令這樣平安順事。」（其中讀者看不懂得，筆者也看不懂，只是把台語翻成國語。）病人太太繼續說病人症狀，濟公道：「免擔心，不要緊，既然已經吃二服了，別人吃一服，你吃二服，還不會好，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」病人太太繼續說病人脚的症狀，濟公就開始以朱筆在符令上打三個「√」，寫了三個「佛」字，口中念著：「靈靈行行，明天本師行行明明顯靈在本壇繼續受理，天中惡靈，行行金身在壇中，再來處理事宜，你知道嗎？哈哈哈。」開出四張符令，並說一些「咒語」（筆者聽不懂）在身上佔出搔體垢的動作，象徵性的把體垢放在符令上。

（以下僅記錄聽得懂的人語）

濟公：「心情放卡清耶啦！知道噢，心情放卡開，不必行行叁叁明中，不要蹩氣在心中，這樣，就會好。」（病人太太繼續抱怨病狀，請示濟公是不是要吃好一點）。

濟公：「吃的也不呷（幫）師阿救人，叁碧靈吃的有什麼路用（好處）。哈哈。吃的身體好若能救人濟世，靈靈救人救苦中之苦的人，那不是卡好？你所做的德行行阿來庇蔭你的兒孫。」

又道：「你要覺悟，覺悟本身，覺悟人生在這世間，帶罪受苦，要來削罪，不要長期待天師。轉眼間人生內電火石就過去了，其他都不要緊，靈靈會犯罪，要罵人很快，要修心修性是很困難的事，然而「心堅卽是佛」，堅心一到，明德卽明理……哈哈，當時機一到，本師自然會要你發一個願，如今時機未看，一時要你發願救人是不行的。你現在只要把心放開，你現在的心還不能靜靜。」

執事在旁，也勸病人心要放開，不要胡思亂想。病人拿了符令，稱謝而去。

（以上摘自余德慧著台灣民俗心理輔導）

## 結論

自十九世紀末期，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之後，中國在現代醫學的發展上眞是不遺餘力。而醫學界至今努力的方向仍以疾病的治療效果爲主，因此昂貴的儀器及多樣的藥品使西醫成爲一種「物質醫療」，亦卽「藥醫」而非「心醫」，很少注意醫療過程中的心理反應。而民俗醫療在醫療過程中恰可補現代醫學不重視心理慰藉之不足。因此，目前的台灣社會，中、西、民俗醫三醫療系統並不互相排斥，反而有相輔的效果。民衆的觀念：行爲不正或觸犯神明→身心不平衡→易使外界有害物侵入→引發肉體的疼痛。西醫負責最後一步：去除肉體的痛苦及外界有害物。中醫在恢復體內陰陽之氣的平衡。民俗醫則以超自然的方法，去除根本的致病因。病人只求症狀之快速除去，因此常各種醫療觀念一起使用，「以香灰治病而延誤送醫致死」的情況應不常出現，而民俗醫療本身却絕非「迷信」所可解釋，乃是本生文化之衍生，與西醫、中醫是可以並行存在的。

本文參考資料：
台灣民俗心理輔導　余德慧
社會人類學導論　Ioan. M. Lewis
中國疾病史　陳勝崑
醫學・心理與民俗　陳勝崑
台灣的民俗文化　張珣
大學雜誌一九六
中國民俗史話　郭立誠